

莫言文学创作之路从保定起步

张梅

(保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河北保定 071000)

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莫言在保定奠基并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主要因素:一是有利的时代背景,二是具有浓郁文学氛围的保定地域环境,三是慧眼识珠的两位导师,四是莫言自身具有的文学素质条件。这四个方面对于莫言的文学起步至关重要。

关键词:莫言;保定地域文学;《莲池》;文学之路;作家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5-0006-07

莫言是享誉海内外的当代著名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瑰丽、荒诞的世界,展现出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研究”、“莫言评论”在持续升温,其论述卷帙浩繁,仅国家图书馆就可查阅到600多篇。但是,在这众多论述中,关于莫言创作生涯中保定时段的研究很少。虽然这段时期不长,但却是莫言文学路上的关键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他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之所以说他这段时期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理由有两个:第一,开始发表作品。1981年秋,莫言在保定市文联刊物《莲池》上发表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这是在中国文坛上第一次出现了莫言这个名字。当时他在保定当兵。第二,促使他人人生发生转折。1981年莫言发表第一篇作品后,又接连在保定的《莲池》上发表了4篇小说,并在1984年7月以《民间音乐》这篇小说敲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门,从此实现了人生的转折。因此,他的这段时期的文学创作对未来的人生转折发挥了重要影响,关于这个问题,一些专家也持有类似观点。例如:邱华栋的《莫言论》这样叙述:“他最早的几篇小说《丑兵》、《为了孩子》、《售棉大路》和《民间音乐》都发表在这家杂志上。这给予了莫言巨大的鼓励,从此,他开始为人所注意,并走上了文学之路。”^[1]

不过,莫言曾说:“我真正走上创作道路应该是1984年以后了,到军艺以后,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得到了社会的承认。”^[2]这看似与刚才的论述是矛盾的。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莫言这句话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莫言认为他在文坛上打开局面,拥有一席之地,或者说,自己的创作风格真正形成的时期是到军艺以后,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是1984冬写就,1985年初发表的。它是莫言的成名作,使莫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评论家冯牧主持召开了这篇小说的研讨会,在莅临研讨会的一些评论家的一片赞扬之中,莫言由此一鸣惊人”^[3]。由此可见,《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在文学创作道路之中产生的一篇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而不是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标志。更何况,莫言在多次访谈中提到:“我的文学是在河北起步,我的命运也因河北而改变。”^[4]“我是从《莲池》里扑腾出来的,它对于我永远圣地”^[4]。

那么,这段时期有哪些因素对莫言走上文学之路发挥了重要影响呢?笔者认为诸多积极因素中关键性因素有四个方面:一是时代文学背景;二是地域环境;三是导师的带领和相助;四是莫言自身的条件。

一、时代文学环境为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敞开了大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代文学背景非常有利于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1979年的第四次文代会使文学从行政化、公式化、概念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文学不再仅仅受命于政治思想等外部力量,而是恢复到独立状态,按照本身的规律来发展和创作。此时的文学迎来一个黄金

收稿日期:2013-06-22

作者简介:张梅(1981-),女,河北阜平人,硕士研究生,文学创作三级作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时代。有文学史家描绘了一幅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文学图景：“通常的说法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和‘现代派’实验，直到‘新写实文学’，先后递嬗、依次推进：先有暴露‘伤痕’的文学，再有‘反思’、‘伤痕’成因的文学，先有‘向后看’的‘伤痕’、‘反思’文学，再有‘向前看’的‘改革文学’；‘改革文学’是直面现实，‘寻根文学’是反观历史，‘伤痕’、‘反思’、‘改革’文学奉行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寻根’和‘现代派’文学实验则是外来的现代主义，最后是‘新写实’文学在思想和艺术上总其成，实现历史和现实，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交汇、融合。”^[9]这幅文学图景，虽然显得有些机械化和先验化，但是基本上总结出了这一时期文学发展脉络和各个主要文学潮流的特点，也大体反映出了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盛况。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文学时代，对于一个即将出道的作家是非常有利的。

第一，从这个时期的文学盛况中可以看出，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文学自由发展，创作环境宽松，作家可以更加充分地展示个性。“他们几乎是随心所欲地进行个人创作的选择，自由地以各种方式去观照外部世界，也观照人的内心世界。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大大解放了作家的创作个性，他们自由地以自身认可的审美方式去把握现实世界，他们不断地选择情感思想的喷射口、不断选择不流于众的对社会人生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创新意识愈来愈强”^[9]。由此可以分析，这是一个呼唤作家个性、张扬作家个性的时代。而莫言正好生逢并契合于这个时代。因为，莫言是一位个性非常突出的作家，他说：“20 世纪 80 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勃发之时，我是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凭借着一股急于发出与他人雷同的声音的热望，几乎是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冲上了文坛，并浪得了虚名。”^[10]由此分析，莫言走上文坛就是要急于发出不同的声音，展示自己的个性。也正是他的个性和不同的声音才使他走上文坛。

从他这个时期的几篇作品的取材和表达主题来看，刚刚走上文坛的莫言已经展示出了他的个性。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写一个妙龄少女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春夜里对远在边疆海岛保卫祖国的丈夫的思念，表达了一个农村青年妇女以祖国为重、以丈夫为重、以丈夫的事业为重的美好心灵和高贵情操。《售棉大路》通过一次普通而又令人感到筋疲力尽的农民售棉经历，描写了杜秋梅、腊梅嫂、车把式和拖拉机手四个人物形象，表现了人性之美。《民间音乐》写一个小瞎子流落到马桑镇，单身的花茉莉收留了他，引起了全镇人的非议。小瞎子用音乐消除流言蜚语，净化心灵。花茉莉爱上了小瞎子。小瞎子把音乐留在民间后离奇出走。通过故事颂扬了人间的真善美。然而，当时的文坛却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天下。整个文坛充满了斥诉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造成的伤害和痛定思痛后的伤感、反思。此时的莫言没有选择顺从当时文坛的主流主题，人云亦云，而是遵循了自己的心灵轨迹，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发出了个性的声音。可见，莫言走上文坛“坚持了人格的独立性，与潮流和风尚保持足够的距离……关注并且将其作为写作素材的，应该是那种与众不同的、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的生活”^[11]。

试想在“文革”期间，文学完全是为了政治需要，统一追求革命性风格，抹杀所有个性。在那个时代，莫言能凭借什么走上文坛？那个时代能允许莫言的声音存在吗？莫言自己讲：“80 年代以后中国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我这样的作家有存在的可能……”^[12]因此，可以说莫言凭借个性走上了文坛，也即是说时代为个性分明的莫言走上创作道路提供了契机，敞开了大门。

第二，从文学图景还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文学潮流竞相登场，各种文学思潮层出迭起，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文学环境。作家和评论家空前活跃，各种文学潮流不断推出新人。在社会上，文学轰动效应越演越热。莫言说：“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小说是整个社会的焦点，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它身上。”^[13]正是这种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百花齐放和文学潮流的频繁更替、百家争鸣，营造了当时的总体文学环境。这个文学环境培养了人民的阅读习惯，也刺激着那些跃跃欲试的年轻人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莫言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 80 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14]

第三，这个时代的文学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向世界敞开大门，大量引进和借鉴国外文学思潮和作品。这些理论和作品打开了中国作家的眼界，影响着他们的创作理念，激发着他们创作的灵感。莫言说：“80 年代开放后，这些东西铺天盖地压过来。大家拼命阅读，耳目一新，感觉到小说表现的天地一下子宽广了许多。许多作家在阅读当中被激活了灵感。没看几行字，脑子里浮想联翩，勾起了我们以前的生活。过去深藏在记忆里的许多东西，以前认为是不能进入小说的，现在都可以写到小说里去了。”^[15]可见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的涌入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题材，一定程度上刺激着作家的创作。当然，莫言的这段话主要是讲他在军艺期间系统地阅读外国文学而产生的创作状态。但是，莫言毕竟生活在新时期，上军艺前的创作不可能不受到当时这种文学环境的影

响。其中上军艺前的作品《售棉大路》就是受外国文学作品《南方高速公路》的影响而创作的。他说：“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与我早期小说《售棉大路》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阅读它时，我的心情激动不已，第一次感觉到叙述的激情和语言的惯性，接下来我就模仿着它的腔调写了《售棉大路》。这次模仿，在我的创作道路上意义重大，它使我明白了，找到叙述的腔调，就像乐师演奏的定弦一样重要，腔调找到之后，小说就是流出来的，找不到腔调，小说只能是挤出来的。”^[14]由此可见，外国文学的思潮和理论对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时代是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选择了莫言，为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敞开了大门。因为莫言所具备的诸多文学创作条件与这个时代文学特点相契合。这个时代也深深影响了莫言。它对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保定这块热土为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提供了营养和舞台

保定是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地方，莫言自己也把保定当作他的文学故乡，他说：“高密故乡是与我在河北生活了几年的保定地区、白洋淀地区结合在一起的，我的文学故乡应该是山东高密加上河北保定。”^[15]众所周知，1984年秋天，莫言发表《白狗秋千架》第一次使用“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概念后，便致力于建构他的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其实，“高密东北乡”只是莫言文学意义上的故乡，是莫言在创作中把他曾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种种，以及同化别人生活，通过艺术加工的方式纳入了他的文学王国。在保定生活期间，莫言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折。这段经历应该给莫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按照莫言的说法和分析推论，他创造的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应该含有“保定因子”。

他的小说《秋水》是这样叙述的：“据说，爷爷年轻时，杀死三个人，放起一把火，拐着一个姑娘，从河北保定府逃到这里，成了高密东北乡最早的开拓者。”这里出现了“保定府”的字眼，并且说明了“爷爷”、“奶奶”是“保定府”与“高密东北乡”的桥梁纽带。《秋水》、《红高粱家族》等小说中所塑造的“爷爷”形象秉有“精忠报国、敢作敢为、彪悍健壮、豪放不羁、自强不息、生气勃勃”的人物性格。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人物性格和精神面貌和“燕文化”的核心特征十分契合^[16]。而保定是“燕文化”形成和传承的主要区域之一。其中，“燕文化”的象征和标志“燕下都”就在保定的易县。莫言就在易县狼牙山下当兵。因此，可以推论莫言在保定当兵期间也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燕文化”的影响。他的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也能看到“保定的影子”。

近年，出现了一些以“齐文化”的视角解读莫言的文章。例如，王恒升的《从齐文化的角度看莫言创作》、孟文彬的《齐文化视野的文学创作及其审美风格：张炜与莫言》等。但是，还没有发现以“燕文化”的视角去解读莫言的文章。这应该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全新的领域。

莫言和保定地域的“燕文化”如何联系在一起，还需要进一步探究。但是保定地域和地域文学对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提供着营养和便利是非常明显的。保定市作协主席刘素娥说：“保定这片文学的热土为莫言初始的文学之路给予了很多的营养。”^[14]

第一，深厚的文化积淀。保定是一座文化古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清西陵、直隶总督署、莲池书院等众多名胜古迹闻名于世；黄帝合符、荆轲刺秦、桃园结义、闻鸡起舞等众多历史故事灿若星河。这些独特的历史渊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保定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使创作者有意无意地浸染在其中，潜移默化地受着熏陶和影响。莫言在保定易县狼牙山下当兵，也不例外地享受过这份文化盛宴。

第二，浓郁的文学氛围。在历史上，保定这块沃土曾经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大师。汉代诗人郦炎，东晋文学家卢湛，北魏散文家郦道元，唐代诗人卢照邻、贾岛、崔护，元代戏剧家关汉卿、李好古、王实甫等均均为保定人氏。他们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为这方水土播下了文学种子，造就了创作的温床。在当代保定“培育出了一个堪称‘群’的作家队伍，著名作家有孔厥、袁静、徐光耀、梁斌、邢野、李英儒、孙犁等，还有韩映山、申跃中、周渺、赵新、崔砚君等第二代作家和铁凝、陈冲、谈歌、邢卓、阿宁为代表的第三代作家群”^[15]。这些作家活跃在这块热土上，形成一种写作环境，激励着创作的冲动和新人的加入。“受保定浓郁文学氛围的影响，无论是市井城镇，还是郊县乡野，是年轻的学子，还是卸任的老人，是身居要职的领导，还是忙碌的个体户，都有文学的钟情者”^[15]。爱好文学和具备文学天赋的莫言在这个文学氛围中，不可能不受影响，不可能不被激发出创作冲动。

第三，地理优势。保定离京、津很近。京、津两地是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地，众多文学大师和核心刊物在那里集聚。“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为保定的新人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和进一步发展提供着便利。一些著名作家，例如孙犁、

王蒙、蒋子龙、冯骥才、刘绍棠等都与保定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十分关注保定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孙犁。孙犁是“荷花淀”派创始人,在孙犁的影响和教诲下,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铁凝等一批作家走上文坛。逐步以保定为中心,上至京、津两地,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的作家群。“荷花淀”派对早期的莫言影响很大。应该说莫言是模仿着“荷花淀”派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莫言追仿当时的文学流行潮流,有意师法著名作家孙犁,因而语言风格多似‘荷花淀’派的柔美清新,行文通俗,简洁而细致,率直而含蓄,平淡而浓烈,描绘景物,刻画人物都富有浓厚的感情,偏重明丽的色彩,笔触细致,声韵婉约”^[16]。也正是莫言模仿“荷花淀”派才被孙犁所发现,“在莫言早期的《春夜雨霏霏》、《民间音乐》等作品中,流露着鲜明的‘荷花淀’风格,这也是他当时颇受孙犁看重的原因之一”^[17]。

第四,本土文学刊物《莲池》。莫言出道时期的作品大多发表在这本刊物上。它为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提供了展示作品的平台。可以说,《莲池》是莫言的文学创作之路起飞的基石。《莲池》于1979年创刊。当时,这个刊物社会反响不错,办得比较红火,在保定地区有着较大影响。孙犁、李英儒、刘绍棠等著名作家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这个刊物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培养和推出新人。保定市文联原主任张今慧说:“当时我们白手起家,想办个刊物,让喜欢文艺的人有个园地,也可以培养新作者。”^[18]由此分析,《莲池》这个刊物的创刊的宗旨之一就是培养新人,为新人提供展示身手的舞台。因此,莫言在这个刊物上出道与这个刊物创刊秉持的一贯作风有着内在联系。除莫言外,铁凝也是在这个刊物上初试身手的。所以,有人评价《莲池》是“小刊物、大作家”。

综上所述,莫言在保定、在《莲池》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是有某种必然因素的。因为保定地域不仅为莫言创作提供了浓郁的文学营养,成熟的文学范式,而且还为莫言创作提供了便利的一展身手的舞台。

三、两位导师带领莫言走进文学殿堂

“假如你一方面具备了作家最好的遗传素质,另外命运又给你施加了特别的垂青和关注,让你在一个最符合作家成长的环境里成长起来,那么我想他写出伟大的作品这是必然的”^[19]。这是莫言在讲到作家与人生遭际关系时的一句话。的确,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仅需要天赋,而且需要命运的特别垂青和关注。命运厚待了莫言。在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时候,命运给予他一个符合作家成长的环境:不仅给予了他一个文学黄金时代、一块文学热土、一个起步的舞台,而且更重要的是给予了两位带领他走进文学殿堂的导师。“经师易遇,人师难遭”,遇到这两位导师,应该是莫言在他人生路和文学路上的幸运。这两位导师就是《莲池》的编辑毛兆晃和文学大师孙犁。他们对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毛兆晃,莆田仙游田岑底人,1951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戏剧。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的前线剧社,天津升格为直辖市后,随单位迁到保定。1979年,同张今惠、韩映山、耿直、钟恪民、苑纪久等一起到保定市文联工作,创办《莲池》刊物,并任编辑。毛兆晃对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发现莫言并使莫言的文学路迈出第一步。当时由于文学热和《莲池》这个刊物办得不错,所以在编辑部,收到的稿件堆积如山。在莫言回忆第一次到访《莲池》编辑部的情景时讲到,他坐在一把木椅子上等待毛老师,偷眼看着几个编辑处理稿子,感到他们的工作庄严得要命。同时还看到他们每个人面前都堆着大摞稿子,于是知道爱好文学的人很多。就在这如山似海的稿件中,慧眼识珠的毛兆晃发现了名不见经传的莫言。在这第一次见面时,毛兆晃鼓励了莫言,说他写小说有很好的基础,让莫言把稿子修改一番。后来,莫言干脆重新写了一篇。毛兆晃认为新作还不如第一篇。但是他并没有从此拒绝莫言,而是不厌其烦地指导莫言,直到《春夜雨霏霏》问世。这个过程,反映了毛兆晃这位伯乐有着不俗的眼光和勇于推出新人的胸怀以及深厚的文学修养。在毛兆晃的推重和指导下,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发表了,这是莫言在文学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因此,可以说是“毛兆晃最先发现了莫言的写作才华……正是他把莫言从山沟沟里挖出来。”^[20]“可以说,《莲池》是莫言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可以这么说,没有毛兆晃和《莲池》就没有后来的莫言及诺贝尔文学奖”^[21]。

第二,圆了莫言的文学梦。从另一个角度看,《春夜雨霏霏》的发表,是毛兆晃帮助莫言实现了他的文学梦。从莫言的经历可以看出,莫言自小热爱写作,且具有写作天赋,在他心中有一个文学梦。虽然,这梦中夹杂着一些功利,例如:儿时想当作家,就是为了“一天三顿饺子”,吃饱穿暖;当兵时想当作家,是为了有助于提干,改变命运。但是,这个梦想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撩动着他的创作冲动。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停下追逐梦想的脚步。1973年创作了《胶莱河畔》;1978年创作了《妈妈的故事》。他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投寄,但是都没有成功发表。是毛兆晃让莫言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让他的文学梦变成了现实。莫言在《漫长的文学梦》中说:“后来我调到保定,为了

解决提干问题,当了政治教员。因基础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书。文学的事就暂时放下了。一年后,我把那几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课不用拿讲稿了,文学梦便死灰复燃。我写了许多,专找那些地区级的小刊物投寄。终于,1981年秋天,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莲池》发表了。”^[22]

第三,把莫言当作家培养。接着,《莲池》发表了莫言的第二篇小说《丑兵》。毛兆晃老师还在小说后面写下了介绍性的评语。他写道:“本篇小说的作者是驻军某部的一位战士,他的文笔细腻,感情真挚,这个作者大有希望。”在这里,毛兆晃坚信莫言是块当作家的材料。他的评语对蹒跚学步的莫言来说无疑产生着巨大的激励作用。随后,莫言写了一组水乡小说,毛兆晃从中品出了模仿孙犁小说的味道,认为莫言有望成为“荷花淀”派的学习者和传承者,便带着莫言到白洋淀体验生活,激发灵感,追寻“荷花淀”派老一辈作家的创作心路。同时这个期间,毛兆晃还邀请莫言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学习写作,交流经验。

第四,帮助莫言实现人生的一次重要蜕变。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在莫言通过写作而突围命运的关键时刻,毛兆晃出现了并为莫言打开了幸运之门。20世纪80年代初,城乡差别很大,干部、工人、农民因身份不同而待遇差别很大。农村青年摆脱农民身份,改变命运成为了他们的追求和渴望。当了兵的莫言不愿再回到农村,重复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然而,在当时能够继续留在军队,一般情况下有两条路,一是推荐上大学,二是在军队提干。对于莫言来讲,推荐上大学,机会渺茫;在军队提干,他已经等待了6年。1979年底,总政治部的文件规定,战士年龄超过24岁不能提干(当时莫言已快25岁了)。就这样,命运无情地为莫言关上了大门。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当时的文坛上活跃着一批军人作家,他们中很多人就是通过写作而改变命运的。因此,敏锐的莫言把写作当成了他突围命运的最后一條路。他开始努力写作,不断地向报刊投寄作品。然而,这些稿子大都是泥牛入海,有去无回。就在莫言极其彷徨苦闷而又奋力突围的关键时刻,毛兆晃出现了。他邀请莫言到编辑部谈一谈。“《春夜雨霏霏》和《丑兵》发表后,对改变莫言的命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3]“因为发表了小说,他引起了领导的注意。领导开始知道,训练大队有一个老战士,业务水平高,写的材料好,课上得不错,还发表作品,是个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23]。

另一方面,毛兆晃作为莫言的恩师,十分关注莫言的发展和创作。根据《莲池》原编辑石雨回忆,为了莫言能够提干继续留在军队搞创作,毛兆晃曾经亲自带着莫言在《莲池》里发表的作品到他所在的军队里去说情。因为毛兆晃十分担忧,莫言复员回了农村,他的文学之路还能不能继续。所以不管说情有无效果、效果如何,他还是毅然地去了。后来事实证明,毛兆晃的说情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莫言所在军队的负责人带着他的材料和在《莲池》上发表的小说到总参去争取,并说:“地方作协认为莫言很有潜力。”这样莫言被特批提干。

孙犁是当代文坛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派的创始人。他对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关键性作用主要体现在推崇和评价《民间音乐》,莫言藉此敲开军艺的大门。1984年4月14日,孙犁在《天津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读小说札记》。他在第一节评论莫言的小说《民间音乐》:“事情虽不甚典型,但反映当前农村集镇一些生活风貌,以及从事商业的人们的一些心理变化。小说的写法,有些欧化,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小说的气氛,还是不同一般的,小瞎子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孙犁的这个评论对莫言来讲主要有三方面作用:第一,获得了鼓励。孙犁是当代文坛的前辈,获得他的肯定,对当时的莫言是相当的荣幸。第二,扩大了名气。孙犁是当代文坛的大师、名人。他的评论无疑提升了当时莫言及其作品的影响。第三,孙犁的评论获得了军艺文学系首任主任徐怀中的认可和共鸣。当年,莫言错过军艺报到的时间。按规定,他不能被录取了。但是,当莫言拿出孙犁的评论后,徐怀中用异样的神情望着莫言,并说:“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课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这说明了孙犁的评论在徐怀中那里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毛兆晃和孙犁对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使莫言在这个时期的人生路和文学路上发生了三次升华:第一次发表处女作,迈出文学第一步;第二次,以文学的力量改变命运,能够留在军队继续文学路;第三,叩开军艺大门,为莫言在文学路上的成功奠定基础。可以说是毛兆晃和孙犁两位导师一前一后一步一个台阶把蹒跚学步的莫言送进了文学的殿堂。

四、莫言自身具备了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条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如莫言一样在保定当兵的人何止千万,然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成为作家的人却是凤毛麟角。这说明莫言成功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其自身所具备的禀赋与条件也是至关重要的。具体分析,莫言自

身的因素除了创作动机、勤奋真诚之外,最关键的是其独有创作天赋和创作条件两个方面。

第一,创作天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即是转变成作家身份的过程。创作天赋也就是作家天赋。那么莫言具备什么样的作家天赋呢?作家朱向前认为莫言的作家天赋是艺术素质,“它的涵义比想象力大。从大的方面看,它是一种独特的对客观世界的艺术观照,善于艺术地把握时代、社会的特点;往小处说,它善于敏感地从不为人注意的地方把握到事物的特征,而且善于表达,能够把生活的色香味一股脑儿端出来”^[24]。并且认为这种天赋不是学习和培养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作家王安忆认为,莫言有一种能力,就是非常有效地将现实生活转化为非现实生活。莫言自己认为这是一种技能,“这种技能就是把别人的生活变成自己的生活,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经验,这种能力我想是一个作家基本的素质。怎么样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第一要借助于想象力,第二要借助于自身的经验”^[25]。综上,莫言作为作家的天赋可能很多,但是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应该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丰富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是善于把自己的以及别人的生活进行艺术加工的艺术感觉。想象力能使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为作家提供一个深广的创作空间。这展示出了作家的才气。艺术感觉能使作家获得源源不断的创作题材,并能使这些创作题材(生活真实)在作家笔下转化成艺术真实。这展示出了作家的灵气。

在这个时期,莫言就已经表现出了这两方面素质。《民间音乐》表现了莫言丰富的想象力。身世扑朔迷离的小瞎子流落到了马桑镇,有单身之谜的花茉莉收留了他。这顿时让马桑镇充满了传奇色彩。更奇的是小瞎子会演奏美妙的音乐。这音乐征服了马桑镇的人们,唤起了人们内心的真善美。这音乐获得了花茉莉的爱情和挽留,却又遭到小瞎子的不告而别。这些离奇的情节都是莫言在想象中创作的奇妙故事。《为了孩子》可以看出莫言的艺术感觉的素质。因为故事情节是以莫言小时候的经历为原型艺术加工而成。

莫言的创作天赋,是他与生俱来的素质。在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时拥有,在他成名、成家时同样拥有,而且在他军艺后文学创作中,更是把这些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二,创作条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写作知识储备丰富。莫言在当兵之前读过一些文学书,但是量比较少、面比较窄。他讲到儿时大都用耳朵读书,即听故事。这为他以后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保定当兵时,莫言利用兼任图书管理员的方便,阅读了三千多册图书。这三千多册图书中,文学类图书能占到三分之一。大量的阅读,开阔了莫言的眼界,丰富他的创作知识。厚积薄发,必然有利于他创作水平的提高。二是文笔的练习使莫言找到了写作的感觉。此一时期大量的写作投稿,积累了写作经验,使他在题材凝炼和叙述技巧上找到了感觉。莫言的小说第一篇《春夜雨霏霏》和第二篇《丑兵》都是军人题材。而当时的莫言已经在军旅生活五、六年了,对军旅生活非常熟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创作的一条普遍规律,即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开始的”^[26]。通过练笔,莫言的叙述技巧也日益圆熟。《春夜雨霏霏》采取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通过妻子的心理活动和回忆,塑造了丈夫高大形象。这样的叙述手法增强了透视人物形象的多维空间,起到了欲扬先抑的艺术效果。《民间音乐》构思奇妙,设置了一系列的悬念,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谜。例如,小瞎子来自哪里,又归向何处?音乐来自何方,又留在哪里?花茉莉为何离婚,又为何爱上小瞎子?这种步步留谜,谜而不答的叙述方法不仅使行文跌宕起伏,波澜有致,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而且使整个篇幅弥漫了传奇色彩,增强了艺术效果。三是找到了模仿和发表作品的突破口。莫言曾经给《解放军文艺》投过稿,如《妈妈的故事》等,但是都没有发表。后来,莫言自述专门找像“《莲池》”这类地市级的小刊物投稿。这个过程可以看出莫言在投稿发表作品的方式上已经成熟了。因为在那个“文学热”的时代,以莫言当时的身份和名气,他的作品被小刊物采用的可能性更大。“近水楼台先得月”,莫言在保定当兵,选择在保定的《莲池》投稿也就在情理之中。然而,当时保定的文坛受“荷花淀”派的影响很大,《莲池》更是“荷花淀”派的重要阵地。在这一点上,睿智的莫言已经意识到了。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尤其是处女作《春夜雨霏霏》模仿“荷花淀”派的痕迹比较明显,如:“雨愈下愈急,天空中像有无数根银丝在抽曳。天墨黑墨黑,我偷偷地脱了衣服,享受着这天雨的沐浴,一直冲洗得全身滑腻时,我才回了房。擦干了身子后,我半点儿睡意也没有了,风吹着雨儿在天空中织着密密不定的网,一种惆怅交织着孤单寂寞的心情,也像网一样罩住了我……”这里描绘了一幅细雨霏霏、长夜漫漫、思念无眠的风景图画,透露出一股冷寂哀怨、轻柔浪漫、淡雅精致的气息。这和“荷花淀”派的柔美清丽、洗练细腻、感情浓烈、声韵婉约的风格非常接近。对一个刚起步的作家来讲,模仿是必要的。然而模仿谁,是作家自己的选择。莫言模仿“荷花淀”派,也即是为了找到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突破口。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莫言在保定奠基并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绝非偶然,而是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以及他自身的文学素质条件。天时,即时代文学背景。当时的文坛人才辈出,各领风骚,呼唤个性和创新。

这种“气候”激荡、启迪着莫言的创作个性和天赋。如果没有这个特殊的时代,莫言文学创作之路也许会无比艰辛。地利,即保定这块文学热土。“保定是产生作家的摇篮”^[27],它为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提供诸多的营养和方便。如果没有这块热土,莫言走上文学之路也许不会这么顺当。人和,即毛兆晃和孙犁慧眼识珠,于千千万万的文学爱好者当中发现了莫言,并为莫言插上了文学起飞的翅膀,使莫言越飞越远。莫言自身文学素质条件也是他成功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 [1]邱华栋.故乡、世界与大地的说书人[C]//陈晓明.莫言研究(2004—2012).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5.
- [2]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C]//林建发.说莫言(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
- [3]莫言.我的文学在河北起步[N].河北日报,2012-10-12(3).
- [4]孙晓玲.1984年:关于《民间音乐》的一段评论——记我的父亲孙犁之二十[N].天津日报,2013-05-09(12).
- [5]於可训.论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叙述视角[J].文学评论,2000(5):117-118.
- [6]周晓燕.文学:从异化到复归——七八十年代文学发展评略[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5):88.
- [7]莫言.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授奖词及获奖演说[C]//林建发.说莫言(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49.
- [8]小园晃司.文学·民族·世界——莫言、李比英雄对话录[J].博览群书,2006(7):13.
- [9]杜特莱.莫言谈中国当代文学边缘化[J].山东大学学报,2003(2):86.
- [10]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全文:讲故事的人[N].新华每日电讯,2012-12-09(04).
- [11]莫言.独特的声音[C]//莫言文集·小说的气味.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 [12]莫言与河北渊源深厚“我的文学在河北起步”[N].燕赵都市报,2012-10-12(07).
- [13]杨玉生.燕文化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J].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89-93.
- [14]解志国.莫言获奖,作为保定人更觉自豪[N].保定晚报,2012-10-12(04).
- [15]刘福泉,王新玲.保定作家群现状研究[J].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67-69.
- [16]田甜.莫言小说的语言滑变与心理特色[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6):49-52.
- [17]王恒升.从齐文化的角度看莫言创作[J].潍坊学院学报,2011(5):26-29.
- [18]张今慧.《莲池》与莫言出道[J].文史参考,2012(22):111.
- [19]莫言.千言万语何若莫言[J].大众讲坛,2008(1):121.
- [20]翁志军.莫言的恩师是我们莆田老乡[N].湄洲日报,2012-10-23(B3).
- [21]赖晨.莫言的七位“伯乐”[J].四海钩沉,2012(11):44.
- [22]莫言.漫长的文学梦[J].名家少年·先做人后作文,2010(9):21.
- [23]叶开.莫言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J].今日名流,2009(3):28.
- [24]本刊记者.几位青年军人的文学思考[J].文学评论,1986(6):47.
- [25]莫言.写作,要善于把别人的生活变成自己的生活[J].大家作文·作文大家,2011(8):25.
- [26]王恒升.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莫言早期军人小说创作[J].潍坊学院学报,2008(9):1-3.
- [27]张劲鹰.“荷派”对保定文学的深远影响[J].荷花淀,2012(6):55.

On Mo Yan's Literature Creation From Baoding

Zhang Mei

(Baoding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70s and 80s of 20th Century, Mo Yan started his literature creation from Baoding. The reasons that Mo Yan made a big success are, firstly, favorable times background; secondly, Baoding has deep literature creation environment; thirdly, he has two famous teachers; fourthly, Mo Yan is a very talented writer. Those factors are vital for Mo Yan's success.

Key words: Mo Yan; Baoding's regional literature; *Lianchi*; literature creation; study on writer

(责任编辑 韩云芷)